



朱 寨◎著

记忆依然炽热 ——师恩友情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朱 寨◎著

记忆依然炽热 ——师恩友情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 / 朱寨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
(风景文丛)
ISBN 978-7-5004-9415-7

I. ①记… II. ①朱… III. ①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396 号

丛书策划 王 磊 晓 颐
特邀编辑 毛晓平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60×650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炽热的记忆（代序）	（3）
领袖与人民	（10）
雨的记忆	（18）
历史的丰碑	（21）
茅盾先生的延安情结	（27）
殚精竭虑做公仆	
——从一个月的日记看茅盾先生	（35）
周扬的独语	（40）
延安“鲁艺”的大管家宋侃夫	（44）

记忆依然炽热

应该给予胡风恰当的历史定位	(58)
从胡风的日记看当时对胡风的批判	(83)
俞平老的“书生气”	(91)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自传说”辨正	(96)
走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先生	(100)
自嘲自谥“钱文改公”	(112)
蔡仪印象	(116)
旧文不旧	
——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	(119)
“李广田老师”	
——李广田先生与“时代青年”	(125)
急促的脚步	
——何其芳素描之一	(138)
脑力劳动者	
——何其芳素描之二	(146)
顽强地航行	
——何其芳素描之三	(159)
荒煤二题	(170)
追思光年同志	(185)
韦君宜和她的《母与子》	(190)
向时间透支了生命的钟惦棐	(198)
重情爱才的冯牧	(204)
平易近人的许觉民	(209)
“好同志”葛洛	(214)

怀念井岩盾	(221)
诗人、“生活干事”自评	(226)
勿忘他	(234)
写给戴明	(240)
一副光辉的笑容	(244)
原来是他——罗世文同志	(251)
人梯	(257)
我所了解的汪浙成、温小钰	(261)
文心的探寻者何西来	(270)
心灵的烛照	(275)
刘士杰印象	(279)
钻探与思辨的何火任	(281)
意外的机遇	(284)
人到无求品自高	(288)
“江枫渔火”质疑	(290)
喜读《湘泉之友》	(293)
文学的旅行	(297)
“文革”中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301)
饮不尽的苦酒	(315)
背负着家园	(320)
桥儿沟的星辰	(324)

重晤鲁艺 (338)

廊桥遗笑 (341)

朱寨先生访谈录 白烨 (353)

朱寨散文的文士情结 阎纲 (366)

后记 (371)



炽热的记忆(代序)

是1943年还是1944年，已记不准确了。反正是延安整风转入审干阶段的那一年。我被学校组织上调出来，参加了一部分工作，主要是“跑材料”。因为这个工作的机缘，我见到了刘少奇、周恩来和胡乔木同志。

这是一个格外炎热的夏日。至今，虽然隔开十几年了，可一翻起这埋藏在心里的记忆，还有一种炽热的感觉。

早晨，我从校部拿着三封介绍信又出发了。走在几乎天天都在来回走的一条大道上。但这次，我却像带着命运的信令，踏上革命中一段重要的历程。一路上我兴奋、激动，而又胆怯、惶恐。

走进杨家岭（中央机关所在地）人们最崇敬的山沟的大门以后，心中的激动和忐忑不安反倒平息下来，像临考的学生步入考场反倒镇定了一样。

收发同志仔细地看了我的介绍信，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眼，然后抓起桌子上的电话耳机，问了些什么，又把电话耳机放回原

处，像完了事一样，仍去看铺在他面前桌子上的当天的《解放日报》。过了一会儿，不是任意估计的一会儿，而是一段准确的时刻，他站起来，对我说：“来吧。”

他在前面，把我径直领向山沟。两面山上都是一层层成排的窑洞，给人一种街道的感觉。我看见了那建立在山脚下的两座灰砖楼（这是延安唯一的楼房建筑），有一短短的天桥，与山上成排窑洞连接成一体，它给人一种奇特的立体感。当想到我要见到的人就在这座楼中时，还对它产生了一种神秘感。

收发同志拉开底层的正门，让我先进去。进门一看，是一间与其说宽大不如说空旷的大厅。墙上没有任何字画装饰，大厅里也没有什么摆设。靠近门口是一个粗笨的乒乓球案子，再往里面是几张摆开的餐桌。餐桌周围摆着一些凳子，中间是一片很大的空场。看来既是游艺室，又是餐厅。我们进去时，空气中还有未散的饭菜气味，几个负责同志还聚在餐桌边。看情况他们是刚刚吃过“早饭”，一方面继续谈述着昨天夜里会议的话题，一方面用饭后的闲话趣谈驱散一夜过度紧张的疲劳。有时爆发出的哄笑，是那么酣畅爽朗。

一个高个子、高鼻梁、身材瘦削的同志，一转身望见我们，带着微笑迎过来。他那神态显然是主人来迎接客人。“这就是刘少奇同志？”我心里揣疑不定。收发同志迎过去递上介绍信，回头来悄声对我介绍说：“这就是刘少奇同志。”

本来我准备好见了少奇同志时，我要告诉他，我是旧社会受屈辱的贫苦青年，加入革命队伍不久的新党员，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读过不止一遍……可是，这些话都一下子烟消云散

了。我手足无措，直到少奇同志看过介绍信，亲切地称呼着我的名字，主动来跟我握手，我才被动地伸过手去。

他没有马上开始与我谈话，让我就近在乒乓球案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把信放在案子上，然后又走回去。这时，那些聚谈的同志都已散去。我观察着他走去的背影，猜想他大概是去取放在那里面的烟卷火柴，哪里想到原来是给我这位小小的客人取茶水。当少奇同志一手端着茶壶把，一手按着壶盖，亲切地给我倒茶的时候，我更加局促不安。

其实我的问题没有必要非少奇同志回答，少奇同志看了介绍信也会了然。但他依然认真地接待了我。他就问题的轮廓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说明，然后说：“如果要详细了解，我介绍你去找这里的另一位负责同志。”说着他抽出笔，在原介绍信上给那位同志批了几行字。然后像迎接我时那样微笑着把我送出门，指点给我到那位同志那里去的路线，再亲切地与我握手道别。我因为这不必要的打扰感到过意不去，他倒对我流露着歉意。

周恩来同志刚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听说可能很快又要离开。所以周恩来同志这里早有不少抓紧时机来访问的人了。

我在秘书的窑洞门口，一面等候，一面欣赏着秘书和公务员两个青年人在院子里忙碌种植的情景。虽然一切播种的时令都过了，别家窑洞门前的西红柿秧已经扎上了架，南瓜秧也爬出了蔓须，他们仍满怀信心地刨土、担水、播种。有时两人意见分歧，认真计较，还让邓颖超同志来参加意见裁决。这番抢种的心情，一般人是不能理解的。这是双重意义的播种。他们要在离开延安

去大后方之前，抢时间播下对延安的深深留恋和怀念。看他们那兴致和情绪，我真担心他们会不会把我忘了。

秘书同志张着两只泥手跑来，对我说：“你去吧。”

周恩来同志刚送走了在我前面来访的人，还没有坐下，就迅速地接过我的介绍信。他顺手做了一个让我坐下的手势。他站着看完介绍信，发现我还在站着，责问说：“怎么不坐？”他不知道我访问少奇同志得到的经验，如果没有必要，就不想占用这些领导同志的宝贵时间。

他让我在他的对面坐下，中间只隔一条长方形小茶几。他把介绍信平铺在面前，对我说：“你把这位同志的详细情况介绍介绍。”

我把这位同志的全部历史、问题背述了一遍，又把要来了解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他都凝神听着。我因为怕讲的时间过长，又觉得讲得啰唆不得要领，不由得有些急促慌张。这时他便把眼睛眯一眯，昂起脸，频频点头，意思说：“慢慢地讲，需要详细，不要慌。”他耐心听我讲完，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并问我和我们单位组织的认识、分析、判断。

他提问得这样仔细具体，我想他对我要了解的情况一定都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却声明对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可以帮助了解。接着他站起来去摇那安装在墙上的电话机。

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在电话里与对方（不知是谁，他用一个代号称呼对方）交谈着有关的情况，交换着意见。然后他坐下来，按我要了解问题的顺序作了详细的回答。中间他常为了把一个情节、人名核对准确，几次起来去摇电话，向人询问，交换意

炽热的记忆(代序)

见。同时，直率地指出我们的有些分析和判断片面、不正确，说时甚至有些激动。我紧张地记录着。当邓颖超同志进来找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更低下头，担心周恩来同志收拢不住他那激昂的情绪，在第三者面前受到难堪的苛责。但出乎我的意外，周恩来同志在邓颖超同志进来的时候突然停顿下他那高昂的声音，转脸低声对邓颖超同志说：“把咱们带回来的糖拿来给客人吃。”

那时延安是买不到糖的。糖被隔绝在重重封锁线以外。当时我吃没吃却记不清了。因为“客人”两字的滋味胜过糖的甜味，而且甜入心坎。而周恩来同志这种严肃、认真、负责精神更使我感动。

显然，他接待我的时间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山下大卡车的喇叭连连地叫着，秘书两次进来催请周恩来同志。我便赶忙把记录送过去，请他审阅签字。他那一笔连下来的道劲潇洒的签名，至今记忆犹新。

停在收发室门口的那辆敞篷大卡车，在当时是唯一的一辆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车上面已经站着半车厢人，都是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等周恩来同志顺着山路跑下来，坐进留给他的司机篷内的座位，车就开走了。

车向着枣园的方向开去。

我又沿着印有卡车轮印的大道来到枣园的胡乔木同志处。穿过那片茂密的果林，就到了山脚下。爬上一段不长的山路，就是一个自然的坪坡。在这坪坡上，坐落着一个陕北山村普通的农家院落。院内院外长着参差不齐、疏疏朗朗的各种树木，仍是一副古朴的农家风貌。院门前的一棵大树下，还保存着长年拴牲口留

记忆依然炽热

下的痕迹和气息。如果不是有人领着，真会疑心自己走错了路。而走进院子后便感觉到另一种肃穆气氛。

一走进院子，就听见了只有一道矮墙相隔的隔壁院子里传来的开会的声音。插话、哄笑、辩论，而且又听到了周恩来同志那高昂爽朗的声音。从听到的片言只语，也能推知这里讨论的问题关系着辽阔地区的人民命运。原来从杨家岭坐车来的那些中央负责同志正在这里开一个重要会议。我像突然领悟了什么秘密，默默向自己证明那位最敬爱的人就住在隔壁，现在就坐在会场的中心。心里一个幸福的声音说：“现在距离他多么近！”另一个声音又说：“这样机密的环境不应久留。”我仓促完成调查任务，站起来准备离开。乔木同志却一定要我在他这里吃过午饭再走。我站着，讷讷地推脱说回去能吃上饭（自然是撒谎），乔木同志否定地笑了。这时公务员已把饭打来放在桌子上。

虽然我像客人一样坐在了他的对面，尽量坐得自然些，心里却很窘迫拘谨，以致盛饭时把一团大米饭撒在桌子上。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不能体会到粮食的珍贵，何况又是平时吃不到的大米饭！但我想，像乔木同志这样身份的人对这点大米饭是不会在意的。我也故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盛饭。没料到乔木同志接过勺子盛饭的时候，随手先把我掉在桌子上的饭团拣到自己的碗里，连散落开的一颗颗饭粒也拣起来，既认真，又丝毫没有有什么不自然。

“你看到了吧？我也是刚收到。”他一边盛饭，一边指着身旁墙上挂着的古元新创作的一套套色木刻。由这很自然地开始了我们餐桌上的话题。他一面思考着，一面仔细地分析着每幅画。他

炽热的记忆(代序)

很赞赏古元的这一新的努力：采用陕北民间剪纸的形式反映陕北群众的生活。他感慨地谈论着创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的意义，举述中外文艺史上的例子，真切、平易，邀对方共同进入话题，作互相平等的对话，即使水平悬殊，也并不使你自惭形秽，只能聆听教诲。因为他平易近人，我自然而然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饭后正是毒日当头，他邀我到院外，在树荫下盘桓了一会儿，游戏地攀扶着树枝，采摘着树叶，随便拣拾着身边的一些琐细话题，意思是要我躲过晌午最热的那阵时刻再走。而隔壁院子的那个会议还在热烈地进行。正是这种情谊和气氛，使我甘愿去迎受骄阳炙烤。

我走出茂密阴凉的果林，踏上归程。太阳像喷撒着火焰，庄稼低垂着头，山村沉寂着，漫长的大道上不见行人，整个空间像一个大蒸笼，蝉叫出炽热的声音。我却觉得唯有这样的温度才能与我心胸中的炽热相适应。我有时奔跑，有时跳跃，一路上哼着自编的歌，反复唱着一个意思：我和中央同志们平等地工作。

1957年6月

领袖与人民

延安时期，人们见到毛主席是很容易的。艾青的诗《毛泽东》开头两句就是：

毛泽东在哪儿出现，
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

当时这种场面太多太平常了。可以肯定，当时的延安人都曾有过这样与毛主席欣逢的机会。据我所知，不但鲁艺的教员，一般工作人员和学员，也都曾与毛泽东同志有过这样的接触。

毛泽东是延安鲁艺发起人之一。鲁艺开始在城外山沟上，那幅主席穿着双膝打补丁的裤子、站在一排窑洞前、对着坐在平台土地上的青年人讲演的照片，据说就是当时在鲁艺拍摄的。后来鲁艺移址到远离城区的桥儿沟。这里虽是一个小山沟，却有一个 20 世纪 20 年代西班牙传教士建造的歌特式天主教堂，